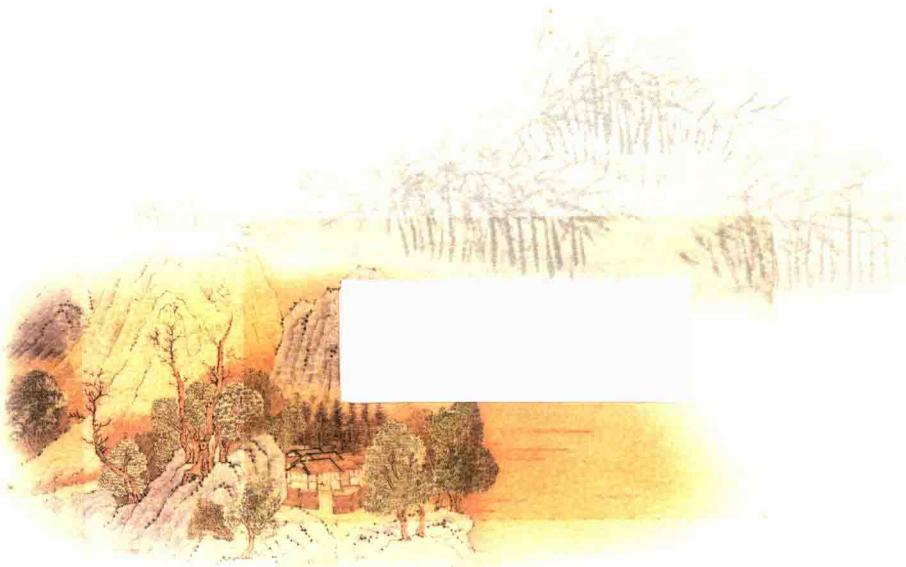


唐宋词名篇精赏

宋恪震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海燕出版社

· 题材与体裁 ·

唐宋词名篇精赏

宋恪震 著

本书为您梳理唐宋词的风格流派，带领您进入一个以词为乐的时代。希望这本书能成为您开阔视野、提高文学修养的良师益友，同时也希望它能激发您对古典诗词的兴趣，增加您典雅的文化韵味。

适合家长“辅导”孩子的阅读。

之名，如此，读者此书，也有系有这个段文字的念头。

高中文史的辅导读物，亦属一例。但高文深于学，低文浅于学，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宋词名篇精赏 /宋恪震著.—郑州 : 海燕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350-7199-6

I. ①唐… II. ①宋… III. ①唐宋词－诗歌欣赏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3348号

选题策划 黄天奇

责任编辑 柳晓敏

美术编辑 韩 青

责任印制 邢宏洲

责任校对 刘学武

谢斯琪

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
(郑州市北林路 16 号 邮编: 450008)

发行热线 0371-657345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现代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开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印 张 16.25 印张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自序

本书为已出拙著《唐诗名篇精赏》的姊妹编。其撰写目的是由诗延展到词，给读者再提供一本与诗相配套的鉴赏类书。希望能在当今继承发扬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大潮中，添加一点微薄的贡献。

已出前书“撰写说明”曾经提出：

截至目前，就个人管见所及，此类书一般均在篇数上求多求全，而单篇篇幅则大受局限。于是，常使那些愿意在具体篇章（尤其是名篇）的思想艺术方面有较深较细了解和把握的读者，诸如大学本科生、专科生、中学高年级生、中小学教师、电大生、函授生、国家自学应考者以及其他一些唐诗爱好者，产生一种“走马观花”，失之泛泛之憾。撰写此书，即瞄准上述读者需求，力争在一个“精”字上下功夫：全书入选篇目，不骛其多，而必为名篇中之尤名者，此其一；每篇鉴赏文字，不限字数，而只求按照个人研读玩赏所得，作“迷花倚石”式的尽情发挥，此其二。循此二端，进而达成以鉴赏为“主旋律”，同时融入必要注释乃至简捷考证，呈现着即兴鉴赏与学术探讨谐和，知识性与可读性一致的特色的鉴赏之作。因此，撰写此书，也有某种填补缺空的意义。

其中立定的撰写宗旨和原则，同样是我撰写这本《唐宋词名

篇精赏》时努力贯彻和遵循，企望尽可能实现的目标。当然，限于个人水平，实际做得怎样，尚有待读者评定。在体例上，基本是一首作品写成一篇鉴赏文，但因某种方便，也有两首或更多一些作品写成一篇鉴赏文者。又，书末《关于读赏唐宋词》小文一篇，是原为在校大学生开设的“素质教育名著名作导介”系列讲座中的一讲，或于读赏唐宋词不无裨益，故附录于此，以便有心读者参阅。

有必要申明，书中借鉴并吸取前辈及时贤研究、鉴赏成果处，所在多有，未能随文一一注明，谨此统表谢意。而在撰写此书过程中，多次受到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同志的鼓励和指点，还得 到郑州市二七桃源印务梁巧玲女士的热情协助，帮我打成书稿，此书终得面世，我不能不向他们深致感激之情。

是为序。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于郑州西里居

目 录

两情久长 坚贞不渝

——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精赏/1

文人词祖 光耀百代

——李白《忆秦娥》《菩萨蛮》精赏/7

垂钓烟波 自得其乐

——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精赏/20

语言平易 意境鲜丽

——白居易《忆江南》三首（其一）精赏/27

跌宕多姿 胜似宫词

——王建《调笑令》（其一）精赏/34

秾艳细腻 隐约绵密

——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精赏/42

笔直情曲 词达意婉

——韦庄《菩萨蛮》五首（其二）精赏/54

凸显心情 引发联想

——冯延巳《谒金门》（风乍起）精赏/63

悲号呜咽 以血书者

——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精赏/70

燕然未勒 归家无计

——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精赏/79

丽语柔情 婉转缠绵

——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精赏/87

闲婉缠绵 玉润珠圆

——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精赏/94

深曲婉转 幻绝妙绝

——欧阳修《踏莎行》（候馆梅残）精赏/100

惜春叹老 以影藏形

——张先《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精赏/107

状景达情 北宋巨手

——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精赏/114

借宾定主 古今绝唱

——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精赏/124

直是言情 化工神品

——苏轼《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精赏/138

两情专注 何必朝暮

——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精赏/146

浑厚和雅 曲折隽永

——周邦彦《兰陵王》（柳阴直）精赏/152

茕独凄惶 啮齿叮咛

——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精赏/160

慷慨悲凉 抑塞磊落

——张元幹《贺新郎》（梦绕神州路）精赏/172

忠义慷慨 气贯日月

——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精赏/180

东风可恶 爱情可钦

——陆游《钗头凤》（红酥手）精赏/191

裂竹之声 潜气内转

——辛弃疾《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精赏/199

缠绵悱恻 英英露爽

——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精赏/209

清空骚雅 另树一帜

——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点绛唇》（燕雁无心）

精赏/217

艳事哀情 密丽深曲

——吴文英《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精赏/230

附：关于读赏唐宋词 /240

两情久长 坚贞不渝

——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精赏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
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
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词，原为曲子词的简称，其实也就相当于如今所说歌词的意思。曲子词是唐五代时期的通称，入宋后才逐渐简称为词。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从敦煌石窟中所发现的曲子词共160多首（据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其中绝大多数为民间作品，而且多数产生于盛唐乃至盛唐以前，证明词是首先从民间兴起来的。敦煌曲子词内容相当广泛，有讴歌大唐繁荣景象的，有赞美民族团结和睦的，有反对对外侵略扩张的，有抨击繁重徭役的，非常可贵的还有一首直接记述黄巢起义珍贵史实的。当然，数量最多、艺术性也较高的是关于爱情和婚姻问题的描写，作者能勇敢冲破许多封建文人轻视妇女、玩侮女性的偏见，而为各阶层妇女的各种痛苦和不幸鸣不平，一首首饱含同情、激昂慷慨的歌词，或托物寄意，或触景生情，或直抒胸臆，倾诉了征妇的情思、怨妇的悲愤、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反抗的心声，以及她们对忠贞爱情的追求与向往，其创作精神、思想内容、风格情调乃至表现方式，

与汉魏六朝民歌都是一脉相承的。这里选来的这首《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优秀篇章之一。

《菩萨蛮》这一词调，当今学者多据唐人苏鹗《杜阳杂编》所载：“大中（中唐宣宗年号）初，女蛮国贡双龙犀、明霞锦，其国人危髻金冠，璎珞被体，故谓之菩萨蛮队。当时倡优遂歌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声效其词。”而认定其至中唐始有。但据考此说很难成立。事实是，不仅早在生活于唐玄宗、肃宗时代的崔令钦《教坊记》中即载有此调，近人杨宪益《零墨新笺》已考证出“《菩萨蛮》三字乃‘骠苴蛮’或‘符诏蛮’之异译，其调乃古缅甸乐，开（元）、天（宝）间传入中国，李白有词”。而且现在选来由敦煌石窟所存资料载明至迟也应出现于盛唐时期的这首曲子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尤可实证此调最迟在中唐以前即已广泛流传。此词调又名《子夜歌》《菩萨鬘》《一箩金》《重叠金》《花间意》《梅花句》《花溪碧》《飞仙曲》《晚云烘日》《婆罗门引》《巫山一片云》等。有多体，俱为双调，四十四字。通行体上片四句，为七七五句式，二十四字，两仄韵，两平韵；下片四句，为五五五句式，二十字，两仄韵，两平韵。龙榆生《声调之学》云：“此调于繁弦促柱之间，有凄清怨慕之致。”今选此词四十九字，且上下片分别为七七六七、五五五七句式，应是早期词体尚未最后定型的反映。

这首词写的是一篇坚贞不渝的爱情誓言。关于词中主人公的认定，目前学界虽有或男性或女性的歧异，但在认为单人独语这一点上，则是共同的。而照我们理解，这篇坚贞不渝的爱情的誓言，应该是由男女主人公双方，即一对新婚夫妻互动地共同完成的。已故著名学者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谓：“此男女情誓也。”这样的定位完全正确，只可惜未能再进一步作具体分解。

词的起拍“枕前发尽千般愿”一句，是总提，是作者的一个

叙述性前言，交代了事情发生的场合和中心内容。场合为“枕前”，即枕边，表明当时夫妻正处于同床同寝的特定的“二人世界”里，这自然是一种最适宜彼此敞开心扉、互表衷肠的“黄金”场合。中心内容则为“发尽千般愿”。“发愿”，即发誓，为唐人习语，如今也仍是江南一带相当流行的口头话。既为“发愿”，本已够郑重其事了，值得注意的是，“发”以至于“尽”，“愿”而竟达“千般”，这样极度夸张的字眼，更充分彰显出当时双方的感情怎样激动，态度何等坚决。不消说他们正陶醉在新婚燕尔、柔情密意的幸福王国中，于是卿卿我我、信誓旦旦也就顺理成章，势所当然了。

接下来从“要休”句直到篇末则是词的主体部分——词中男女主人公所发“千般愿”的具体内容，可分两层。

从“要休”句到“北斗”句为一层，而由“要休”这一字眼所体现的口吻判断，应为丈夫先对妻子发心愿，作承诺。因为“休”，本意虽为罢休，此处却是特定的丈夫离弃妻子的专门术语。在旧时代，一般常有七种“休”妻的借口，即所谓“七出”，亦称“七去”或“七弃”。如《仪礼·丧服》“出妻之子为母”句贾公彦疏云：“七出者，无子，一也；淫泆，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盗窃，五也；妒忌，六也；恶疾，七也。”又《大戴礼记·本命》所指七去为：“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总之，丈夫可以凭借七出或七去中的任何一条将妻子休弃。而在这首词里，丈夫却滔滔不绝地从反面一连假设自然界和生活中五种根本不可能出现的物象如果出现作比，以之为“要休”的先决条件，实际上正面的意思则是极端强调地表达了他对爱情的无比坚贞。“要休”句中的“要休”统领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且待青山烂”。“且待”，却要等到。“且”，此作转折连词，意为却。“待”，等到。“青山烂”，青山毁掉，

不再成其为山。“烂”，此意毁掉。而“青山”在人们眼中，历来是自然界永恒不变之物，从来不会出现毁掉的可能，故自古流传有“青山不老”之说。第二，“水面上秤锤浮”。按照生活常识，“秤锤”例用铁、石之类的原料制成，比重比水要大得多，所谓“秤锤虽小压千斤”，当然谁都知道它永远不会“浮”在“水面上”。第三，“直待黄河彻底枯”。“直待”，一直等到，是顺承上文“且待”的进一步强调。“枯”，干枯，此指干涸。而“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全长一万多里，自古以来也从来没有“彻底枯（干涸）”过，故自古流传有“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之叹。以上三方面，皆取地面之物为比。而从第四，即换头“白日”句起，则改就天空之象作比。“白日参辰现”句中“参(shēn)辰”，二星宿名，而参星只在晚上出现于天空西方，辰星（亦即商星，见《左传·昭公元年》）则只在早上出现于天空东方，二者天体距离为一百八十度，此出彼没，始终相悖，也永无“白日”同时“现”的可能。汉代扬雄《法言·学行》有“吾不能睹参辰之相比也”之句，即指此而言。第五，“北斗回南面”。“北斗”，亦星宿名，由北方天空排列成斗形（或称勺形）的七颗亮星组成，故名，俗称勺星。据其斗顶二星的连线延长约五倍处可找到北极星。由此可知它永远是在天空北方，实为指示方向和辨识星座的重要标志，要它“回（运转到）南面（天空南方）”也是根本办不到的。以上所举五种情况既然全无出现的可能，那么“要休”当然也就是绝对不会有的事了。有必要特别指出，词中男主人公如此信誓旦旦地表示永不休妻，不仅体现了他对爱情的坚贞不渝，而且在当时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意义。

词的煞拍“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两句，为另一层，据上下文意判断，则应是妻子在丈夫已发誓言基础上的再“夯实”、更强调。句中“即”字，亦转折连词，意为却。“三更”，正半夜。

“见日头”，看见太阳。这两句是妻子说，即使前面你所举出的五项可以“休”我的先决条件都具备了，却仍然不能休我，要休我，还得再加上一项，就是必须等到正半夜看见太阳的时候。谁都知道，日出则为昼，日入方为夜，如果当真看见太阳，哪还再成其为夜，更哪能又是“三更”时分呢！照我们理解，这既是妻子自己对爱情绝对坚贞的恳切表白，更透露了她企盼丈夫永远坚守决不休妻诺言的强烈诉求。须知在夫权社会里，丈夫休妻的事太司空见惯了，故而在听过丈夫信誓旦旦地保证之后，妻子仍下意识地存在某种不踏实的心理，于是还要趁热打铁式地添加条件，以彻底堵死将来被休弃之事会发生在万一的任何可能性，也就完全合情合理。也因此，那种如有学者所认为的这一层只不过“在表现手法上”，与前面所写丈夫发愿仍是“一意分作两层，来加重语气，以示牢不可破，坚不可摧”（见纪作亮《唐五代词赏析》）的意见，固然也能说通，但终不如理解为这不仅“在表现手法上”，而且在实际上词中主人公已经有了转换，是妻子在发愿，更加圆转完满。这样一来，全词就成为男女主人公双方互动地完成如此一篇“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的爱情的誓言，而一对恩爱夫妻的动人形象就活灵活现地跃然乎纸上了。

熟悉文学史的人读这首词，很容易联想到汉乐府诗中的《上邪》篇：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的确，这首《发愿》词与《上邪》诗相较，有继承，而又有发展。如二作皆以发誓言表现坚贞爱情，且结合运用多种比喻（其中以山、水为喻还基本相同）、极度夸张、以反立正等三种艺术手段，应是此词对《上邪》诗学习、继承的最明显的表现。但《上邪》诗是写一位少女独自对天发愿，此词则写夫妻双方共同在枕边立誓，

因而显得更为活泼生动，此其一。《上邪》诗诉愿是只就大自然一连打了五个比喻，此词则除大自然外，更从日常生活的事物（如秤锤）打比喻，且总数增加到了六个，此其二。《上邪》诗发愿是采取如瀑布悬空，一泻无余之法，此词立誓则有意加进“且待”“直待”“即未能”等一连串的衬字以层层加码地增强表达力度，更可见出词中主人公热烈坚决的神情态度，此其三。所有这些，则是此词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因而后来居上之处。总之，二者一前一后，相得益彰，皆可谓难得的神品范篇，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巨大。

台湾著名学者潘重规先生在《敦煌词话》中合评此二作云：“乐府《上邪》，后世久无嗣响，赖敦煌《菩萨蛮》一词，炳烁联华，后先辉映，成为我国歌曲中的并蒂奇葩，为世界文艺添一段异彩。”可谓不刊之论。

台湾著名学者潘重规先生在《敦煌词话》中合评此二作云：“乐府《上邪》，后世久无嗣响，赖敦煌《菩萨蛮》一词，炳烁联华，后先辉映，成为我国歌曲中的并蒂奇葩，为世界文艺添一段异彩。”可谓不刊之论。

体弱如素夏，中庭可列坐。老来不复游，安处以忘忧。十升江米熟，
一束青丝柔。寒夜长歌酒，风雪夜半吟。中古史，下笔成而墨未干。
醉深墨，照见白发如霜。月明惊鹊出，露草惊鸿忙。月冷风清时，
是高古。寄安冬，月明惊鹊。月冷风清时，惊鸿。月冷风清时，
是高古。

文人词祖 光耀百代

——李白《忆秦娥》《菩萨蛮》精赏

忆秦娥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桥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菩萨蛮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
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
长亭更短亭。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附近），隋末其先人流徙碎叶（唐属安西都护府，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李白即出生在那里。他五岁随父迁居绵州彰明县（今四川省江油市）青莲乡。少时即显露过人才华，吟诗作赋，博学广览，并好仗义行侠，怀有辅弼之志。二十五岁出蜀，长期在各地漫游，对社会生活多所体验。三十岁时首入京城长安，旋无果而出。天宝初受召再入长安而供奉翰林，因其生性傲放，屡忤权贵，终遭排诬，实仅历时一年余即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天宝三载（744）在洛阳结识杜甫，成为终生知友。

约天宝十一二载三入长安，欲面陈救危之议于玄宗，复终以根本无望而离开。安史乱中出于平叛动机，曾入永王李璘幕。不久受败牵累，长流夜郎，所幸途中遇赦东归。晚年漂泊困顿，最后衔着壮志未酬的遗恨，病卒于其族叔、时任当涂（今安徽省当涂县）县令李阳冰处，享年六十二岁。

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最具个性特色和浪漫精神的诗人，达到了盛唐浪漫主义诗歌艺术的巅峰，历来与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并称“李杜”，且享有“诗仙”之誉。今存诗九百余首，有《李太白集》传世。他的词作不多，大都被收入成书于五代到北宋初期的《尊前集》里（经考证有部分伪作）。其中以这里选来的《忆秦娥》《菩萨蛮》两首最为人传诵。宋代人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曾尊之为“百代词曲之祖”。

大约在初盛唐时期，文人们大都囿于传统偏见，还不屑于学习运用来自民间的词这一文学样式写作。即便偶有所为，也常是随手交付乐工、歌伎们去演唱，仅在民间流传而已，并不重视收进文集，也不定要亮出自己的尊姓大名。于是，那类作品也就很少能以文人词的面目流传下来。由此可以推测，本为李白所作而被尊为“百代词曲之祖”的这两首词，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而未被收入当初的载籍，以致后来引起作者、作时问题聚讼纷纭，难定一是的。

不过，在我们看来，无论由现存文献资料检验，或以时代条件观照，还是从作家因素考量，乃至就作品风格鉴别，却都有利于证明这两首词应系李白所作。

先由文献资料检验。关于《忆秦娥》一词，其正文虽始见于迟至南宋初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且其附有说明云：“李太白词也。予尝秋日饯客咸阳宝钗楼上，汉诸陵在晚照中，有歌此词者，一座凄然而罢。”这在流传时间和方式上固然易遭人质疑；

但早在此之前，北宋人李之仪《姑溪居士文集》卷四十五，在所收自作词《忆秦娥》题下，即已注明“用太白韵”，其词是：

清溪咽，霜风洗出山头月。山头月。迎得云归，还送云别。

不知今是何时节，凌歛望断音尘绝。音尘绝。帆来帆去，
天际双阙。

今以此与邵录李白词相对照，其韵正合。李氏时代去唐未远，所见当为可信。是知李白词北宋时就一直无异议地流传着。只不过降至南宋初始正式见于载籍（《邵氏闻见后录》），再至南宋末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及坊间所编《草堂诗馀》，更明确认定为李白词收入，流播遂广罢了。

关于《菩萨蛮》一词，首先，持异议者多据晚唐人苏鹗《杜阳杂编》所说：“大中（唐宣宗年号）初，女蛮国入贡，危髻金冠，缨络被体，号菩萨蛮队，遂制此曲，当时倡优李可及作菩萨蛮队舞，文士亦往往声其词。”于是以为此词调迟至中唐时始有，李白当然不得预为填词，而应是后人伪作。但今按，《菩萨蛮》一调早已见载于盛唐人崔令钦《教坊记》中；且敦煌曲子词现存此调之作达十馀首，据其年代可考者，如“枕前发尽千般愿”“敦煌古往出神将”二阙也都产生在大中以前：由是则此调产生于中唐说自然不攻自破，因之据以断李白作为伪也就随之无效。其次，持异议者又多以此词始见录于宋神宗时僧人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因其附有“此词不知何人写于鼎州（今湖南省常德市）沧水驿楼，复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辅（泰）见而爱之，后至长沙，得《古风集》于曾子宣（布）内翰家，乃知太白所作”等语，而认为“载有此词之《古风集》仅曾子宣有之，沈存中（与曾氏同时之沈括）所见李白集即无此首，安知非即子宣、道辅辈好奇谬说。且魏道辅不曾录之于《东轩笔录》中，文莹又得之于传闻”。（浦江清《词的讲解·李白〈菩萨蛮〉》）于是，遂判李白作为不可靠。殊不